



覆閩省貼駕等銀解部充餉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崇禎四年七月  
十四日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兵科抄出福建巡  
撫熊文燦奏前事內開閩省之有官兵卽分設  
於水陸之寨遊營者是也原額實無多焉閩省  
之有兵餉卽抽取於府州縣之寺租稅課鹽鈔  
綱徭等項者是也丁米原未派焉計通省官兵  
征軍共二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員名戰馬四匹

內除延平上杭額兵一千七十一名另支本等  
工食不動餉銀是以上官兵軍每年當用餉銀  
二十七萬七千一百五十七兩七錢四分零通  
省共額餉銀三十四萬九千一百有奇而各屬  
拖欠年徵實未滿三十萬也逐年除給散前項  
官兵軍月餉外尚有造船置器買硝修城工資  
賞賚一切襍費共用二萬七千二百二十餘兩  
皆取給於此餉之內者又遇閏年官吏師生廩  
俸一萬七千六百九十餘兩亦加支於此餉之

內閏年各役官兵工食貳萬三千餘兩亦加支  
於此餉之內藩臣主出納臣主清查分毫皆有  
着落此閩省錢糧從來稱清楚矣自臣受事以  
來將臣標下團隨員役裁去銀八百兩及鎮道  
將中軍裁去銀七百八十兩俱逐年解部者又  
臣於任內已設法節省解過餉銀二萬兩以充  
遼餉又臣選入衛赴援見在官兵一千五百名  
每年大約應解月餉一萬七千餘兩及臣曾題  
留貼駕征軍銀今且有一萬餘兩貯庫乃年積

度支奏議  
之而不竭者俱是此額餉之數以上或裁汰或  
抽出那湊以資邊急變通以合時宜臣節次有  
疏報在

御前至數目之摠撒地方之分派其詳載在奏

覽冊中固簡明而易見也年來司道諸臣嘗憂餉之  
不繼臣酌其緩急於兵亦常衷多益寡於餉亦  
常此縮彼申總期其濟實用不使有一毫虛冒  
耳卽前此盜賊充斥度支浩繁亦不患其不足  
皆查覈之極嚴決漏之無孔也往例兵糧限於

每季終給散臣欲得其宿飽定以一月一給今  
行之俱有成規而支之未嘗告匱皆可永著爲  
令者臣不敢以此稱勞實欲以此盡心仰答

聖主睿念兵餉之甚盛舉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覈施行等因本年七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原疏原係兵餉數目  
事隸戶部相應咨會煩爲查照施行隨該新餉  
侍郎周士樸批註閩兵旣撤所遺餉銀每年一  
萬七千兩并貼駕征軍銀見貯庫者一萬餘兩

新餉司卽查照具題核爲遠餉年年之用不可  
遲也奉此查得該省援兵旣撤所應解月餉一  
萬七千餘兩旣屬裁汰抽湊卽可長充新餉其  
題留貼駕征軍銀見有一萬餘兩貯庫亦可年  
年積餘解部共作該省額派督撫軍餉之數相  
應具題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閩非無事之地  
也年來山賊海寇層見叠出仰賴

皇上仁武布昭幸就寧謐問其兵則未常煩征調也  
問其餉則未嘗聞籲請也而綢繆地方之外尚

有餘力以顧薊遼則閩撫熊文燦綜核均節之  
功未可誣也除逐年解部所裁汰標下冗員廩  
糧一千五百八十兩又解部充餉銀二萬兩外  
如所稱入援月餉一萬七千兩及見存貼駕征  
軍萬餘兩摠不過裒益於通省額兵額餉三十  
餘萬之中耳舉一閩而省直之兵食約畧不遠  
亦足知臣部之原派督撫軍餉不爲懸坐而入  
援之月餉責償各省亦不爲厚望也今閩之海  
寇已平而閩之援兵亦撤矣應解之月餉一萬

七十餘兩似當聽留該省以備非常然新餉缺額經費不支何若將此餉銀逐年解部在該省已爲應出之數而臣部亦但拾見在之物該撫料不難悉索以從者也至題留貼駕征軍銀見貯萬餘兩該撫既堯底托出一一入

告則當此空匱之時未有積而不用者卽作新餉正額支銷每歲解部濟遼似不爲無名也或念閩地物力有限不堪竭澤查該省督撫軍餉原派充新餉銀三萬三千兩止於四年三月內解到

銀二萬兩止可作爲三年之額仍將今題前後所開二項共銀二萬七千餘兩抵作四年軍餉三萬三千兩內之數其餘另措補足可也至於此外悉心節省以益軍興是又在該撫同憂共濟以報

聖明耳旣經兵部咨會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該撫遵奉施行

崇禎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閩省方在用兵尚有贏餉解部熊文燦具徵廉  
幹這貼駕征軍銀一萬餘兩依議每年解充新餉  
至援兵既已撤歸月餉仍行解進該省復將何項  
贍兵計部軍糈固殷外藩保障亦重著再行酌議  
確奏

覆王新民募兵月餉則例疏

題爲勤

王臣子嘗分

天恩下逮踰涯敬陳感激深衷并歷來仰報始末以  
明未盡捐糜萬一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  
呈崇禎四年七月十四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薊遼總督張鳳翼題前事內開七月初七日准  
順天巡撫傅宗龍會稿准戶部咨專理新餉山  
東清吏司案呈到部題奉

聖旨王新民兵既填補三屯王額還當隨衆一體給  
餉不便獨優著該督撫酌議來說欽此欽遵移咨  
到職職恭繹

明旨謂王新民之兵既補三屯額兵是向爲客兵今  
爲主兵矣王兵之例月食一兩五錢而就中另  
有月食一兩八錢者既無以杜覬覦之心又無  
以塞舐望之口故

勅職等酌議職仰窺

聖意蓋不欲使三屯主兵有差等之餉非謂王新民  
之兵不可援秦牟二旅之例也今查此兵已題  
奉

明旨調發墻子路設防抵雲南土兵之缺已與三屯  
遷不相涉矣自應照秦翼明牟文綬部兵之餉  
月給一兩八錢庶慰遠人赴義之心兼果戍卒  
荷戈之腹

天恩所被勵無窮矣等因四年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該順天巡撫傅宗龍題同前  
事等因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具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援兵初至塩廩行月兼  
支不饜臣部一時不敢以節省餒滅奴之氣迨  
牟文綬秦翼明等後至而不能復濫狗以塩菜  
遂與關寧上兵同支一兩四錢米五斗矣今王  
新民所募兵旣離三屯貼守墻子路駸駸主兵  
念其遠來赴義稍從上則如督撫所議一兩八  
錢之例實不爲侈亦不爲薄但須務求精銳可  
當敵愾毋以烏合疋羸之兵而冒上等豐腆之  
餉也旣經督撫會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薊遼督撫及該鎮餉司遵奉施行

崇禎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具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議

履齋鎮餉司陳調鼎赴餉一案疏

題爲直陳蠹餉之源酌議釐革之法懇祈

聖明嚴行申飭以祛積弊以蘇軍困事新舊兩餉司

貴州清吏司案呈崇禎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降一級

管事甘學濶題前事內開卷查崇禎元年十二

月十一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本部題

戶科抄出順天巡撫王應豸題奉

聖旨這奸書胡雲所奸商張鳳習等應追贓銀三萬

一千七百兩卽立限嚴追不得延緩公費銀一萬四千八百兩助董家橋工有何收領可據著再查奏書役弊蠹如此餉司所職何事陳調鼎該部速看議來說各餉司收支錢糧月報撫臣知會仍通申飭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本部尚書畢 等覆題十六日奉

聖旨這胡雲所等贓銀著該撫按立限嚴追限年內通完按律正罪陳調鼎有無侵扣入已橋工收領實用若干及天啓七年召買透發銀二萬九千兩

是否浮冒著革了任行順天巡按御史再行從實勘明奏請定奪各鎮召買申飭事宜你部作速議妥具奏欽此欽遵咨院備劄前來該前按臣陳睿謨案行薊州道卽將陳餉司助發橋工銀兩收領逐一查明及召買透發銀二萬九千兩果否浮冒俱從實勘明確議詳院去後臣於三年八月到任接管疊催間四年二月十二日又奉本院劄准刑部咨陳調鼎奏爲朋姦受賄撥賍砌謊欺 君殺命懇乞

聖斷直行原籍籍沒家產立白奇寃事等因三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奏四年正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奏辯事情著該撫按一併勘議具奏欽此欽  
遵備劄到臣卽行薊密二道勘議去後准順天  
撫臣劉可訓會彙案照崇禎三年四月內據薊  
州道兵備副使賈克忠密雲兵備道僉事孫止  
孝呈該前薊州道左布政使徐從治呈蒙撫院  
王右僉都御史憲牌又蒙巡按陳御史案驗俱  
爲前事備會薊鎮餉司郎中呂一奏逐一清查

去後隨准本司手本會稱橋工銀兩原無案卷  
查有前餉司陳郎中開報各衙門任內節省卷  
一宗內開本司自崇禎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到  
任歷任二十個月除捐俸及搜括公費等項共  
得銀一千二百一十六兩三錢七分恭助  
大工及橋工脚價外又積出附餘新餉銀四百二十  
一兩五錢七分五釐又因董家口

欽限橋工緊急行糧不敷空運薊倉漕米接濟除照  
部價抵還外照依召買實節省銀一萬一千一

百二十二兩三錢四分三釐又搜括節省銀三百二十兩犒卹橋工又軍士橋工浩繁行糧不敷復將七年新到漕米內例有風乾鼠耗米再捐五百石作銀一千二百兩以助修工已上銀兩俱於太倉庫天啓七年分已題未發銀內扣除至於透發銀兩查得本鎮召買每季請發銀二萬兩因天啓七年歲歉價湧春夏秋三季共增價銀一萬一千兩俱經分發各倉商人買備糧草支用訖又陶監標下威寧營馬匹草料向

係山海支領後移駐喜峰將所發山海馬乾內扣發每季請銀九千兩夏秋二季共發銀一萬八千兩銀到卽發買備草料本監按月照數支領已上通共銀二萬九千兩有本部劄在案擬合會覆等因准此案照先蒙撫院王右僉都御史憲牌同前事細閱張鳳習等召買一案若官以加二節省尚少銀五百兩如以四六扣除摠筭則多銀三千七百九十兩前後互異似難題覆本院將各犯逐一招對又將原詳逐一磨勘

又調遵化縣原審底案逐一清覈則張鳳習等  
應有七千五百九十兩張俊三千四十兩施文  
教一千六十兩胡雲所等三千一百一十兩摠  
扣尚少銀五百兩姑准於節省橋工銀內開銷  
等因遵依在卷今蒙前因爲照陳郎中助工銀  
兩以萬餘計雖捐助之銀未經勒取收領而有  
呈報各上臺原揭具在卽的據也况以節省之  
銀轉而急公而其所節省銀兩仍扣留太倉新  
庫據其苦心樽節寧肯以身爲罄乎至召買透

發銀二萬九千兩查係歲歉價湧增價銀一萬  
一千兩分給商人又買備陶監馬匹草料銀一  
萬八千兩隨到隨發既有部劄可憑則據其開  
列清數固已毫無浮冒矣緣繇呈詳撫院蒙批  
陳餉司捐助之銀以萬餘計豈無收領可查召  
買因歲歉增價至一萬一千當時何不以折色  
給軍而必經商人之手增價如許之多事關題  
奏不宜但據其開列清數遂謂毫無浮冒也仰  
道再行確勘仍候按院詳行繳蒙此該前道依

蒙覆行查勘問看得公費銀一萬四千八百兩  
當三縣會審坐在中軍張俊名下意不在俊也  
及本道當堂面質據商人張鳳習等供稱公費  
一項俱交張俊之手據俊呼天籲地心甚不甘  
夫以如許多金而以莫須有懸坐一人無論後  
來難以結局且非一成之鉄案也再質中軍施  
文教等俱云此項銀兩亦非張俊敢於獨吞亦  
非陳餉司有所染指實係橋工緊急墻垣難回  
不得不行輸助名爲節省卽此公費是也卽商

人張鳳習等及奸書胡雲所等衆口一詞三縣  
備悉前情但以橋工不奉明文難以開銷故坐  
之張俊名下耳本道素知橋工捐助不貲遂駁  
批覆審移會餉司雖無收領可據而卷查陳餉  
司所報節省銀兩果有橋工銀一萬四千三百  
兩適與此數相符該縣據此覆詳本道轉詳撫  
院題奏此原問始末也今奉

旨覆查則橋工節省之數仍復如是而接到陳餉司  
一揭則云公費加一從來陋規惟本官嚴拒之

而又痛恨張俊施文教指稱情弊何能盡無則前項銀兩不宜在橋工開豁而應於張俊施文教名下照數嚴追還官則本官必有確見豈肯冤枉二弁乎所當於二弁名下照數追還者也至於召買透發銀兩雖係歲款價增而增價太浮則奸商奸書通同蠹蝕業已坐贓擬罪可以無他求矣所追贓銀據遵化縣報稱止完銀五千兩而奸書胡雲所王士龍已監斃矣若必照數追比恐不免俱作囹圄怨鬼耳雖未敢卽爲求豁亦不得不說明以祈

皇仁之一面也緣繇呈詳撫按兩院蒙撫院王右副都御史批錢糧分坐嚴追還官餉司經手之官揭似必有據但節省不在橋工與原題損異監斃胡雲所二犯尚須嚴查家屬產業追比仰候按院詳行繳又蒙按院陳御史批據查召買透發止一萬一千兩坐擬奸商奸書浮冒已明但橋工一項尚無確據收領在此時固不可問但彼時發必有簿委必有人解必有數何茫無下



落也且餉司云應坐二弁二弁復籲地呼天何  
也有無多寡無一到手實數實貽後日推諉之  
端耳至橋工銀數比對公費原數尚少五百兩  
又將安在一一勘議明確回

奏始無漏各犯贓銀原限年內通完追僅五千何  
泄泄也邇來

明旨極嚴毋容再緩該道確查嚴追速報繳蒙此遵  
卽備行遵化縣確查嚴追去後又蒙陳按院憲  
牌爲遵

旨完銷前件事牌行該道卽差的當人役赴院領文  
前赴應天按院衙門投遞轉行關解原任陳餉  
司前來勘明報院以憑覆核回

奏定奪施行毋得遲誤未便等因蒙此依蒙隨差  
快役韓景貴赴院領文前往應天按院衙門投  
遞轉行關解去後隨蒙董按院憲票前事准應  
天按院牒解原任陳餉司到院相應發問爲此  
票行該道卽將本官收問取收管繳查仍照原  
行疏內一千犯証錢糧款項侵尅原委會同密

雲道火速逐一問擬具招限十日內報院以憑覆審回

奏母得違誤未便又蒙按院批據調鼎家人陳應龍告爲控雪主寃事內稱身主督餉薊鎮釐革陋規痛懲積弊商胥不辭勞怨實政載考滿部冊歷歷可查禍因前任王撫院以同年攬選有隙屢借璫燭侵凌主自恃清白不肯稍屈於崇禎元年二月陞任浙江已久突聞六月內薊鎮軍譟王撫院明圖卸罪暗借中傷欲以去任已

久之官代任局中鼓譟之罪遂捏叅商書等追贓數萬泣思主痛除積弊先革公費隨責逐召買書辦余德隆併監追拖欠商人聶廷璋等有何蠹餉可叅乃舊撫欲報滿贓數以實疏叅隨票行遵化縣書商中軍俱各派贓若干因其數不足復懸坐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原票在遵化縣可查况主因董家口

欽限橋工緊急空運薊倉漕米著中軍張俊嚴督各商除照部價抵還外照依召買實節省銀一萬

一千一百二十兩有奇扣存京庫此外尚捐附  
餘米一千六百石銀七百二十兩何曾有公費  
又因免公費復借商力助橋工商人積怨就口  
妄認再因前道以公費責比中軍中軍倖免信  
口橫誣至於橋工奉

旨曾經催運行糧併撥四路馬匹馱運見有劉撫印  
信題藁存證叩乞洞察無辜等情蒙批薊州道  
併查報隨該本道會同密雲道於本月二十五  
日前赴平谷縣適中地方行提陳調鼎併中軍

張俊商人張鳳習等到官會審得陳調鼎一案  
如奸書之需索中軍之常規商人委官之弊實  
已經前招審明無容再議惟是招稱又有公費  
銀一萬四千八百兩尚無著落在張鳳習等則  
云部發部餉召買銀八萬兩各商實領銀七萬  
四千兩除書辦王仕龍等索要規銀外陳郎中  
又加二扣除計得銀一萬四千八百兩是實見  
有支過銀數可查在陳調鼎則云自己裁革陋  
規有何公費可扣抵死不認在前招則云調鼎

將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捐助董家口橋工在  
調鼎則云止有節省銀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兩已經報部於新餉內扣除訖並無將公費捐  
助橋工之事且咎前道徐布政之招爲害已察  
其微意直欲偏擅樽節之美名盡抹公費之污  
迹庶幾何幸無罪矣然細閱原招所稱節省銀  
一萬一千一百零者是在它運漕米內省出之  
價所稱公費銀一萬四千八百兩者是在商人  
應領內扣除之銀兩項來頭各別借彼飾此實

難今爲調鼎計既不認捐助橋工亦當思此一  
萬四千八百兩作何支銷耳如曰原未扣除憑  
何支銷彼張俊張鳳習等之衆口可以盡箝乎  
單開使用之多金從何處得來乎不但人不能  
爲調鼎解恐調鼎亦無以自解矣等因十月十  
一日又爲前事據薊州道兵備僉事左應選密  
雲道兵備僉事孫正孝呈本年五月初一日蒙  
前撫院許右僉都御史批據詳節省與捐助原  
屬兩事一謂漕米一謂橋工節省果真捐助果

虛乎捐助虛則此加二扣除何處支銷雖嗷嗷  
置辯而張俊張鳳習之口胡可彌也仰再確審  
招解務得情定案仍候按院詳行繳本年五月  
十七日又蒙巡按董御史批據詳透借侵沒諸  
弊節審已明惟是扣尅公費一項初謂助抵橋  
工猶云收領未明也今橋工之助既出自漕米  
而陳餉司又不欲以此相抵則此一萬四千八  
百公費之扣來從何來去從何去餉司其何以  
自解乎張俊張鳳習等之口卽難盡憑其中亦

有鑿鑿可據者餉司後先辯揭枝節愈多破綻  
亦愈多且問官亦安能舍原案而別議調停也  
但加二之扣難據鳳習隻口而張俊單內有引  
價三千四十餘兩則又與鳳習供扣之數不合  
陳餉司懸坐之愬所不能無也該道再集見在  
商委原卷虛公研勘直求

明旨內一萬四千八百之費必有原委可據併查各  
犯名下原侵已未完贓數原擬何罪今應否改  
擬速再詳報以便回

奏此繳又蒙按院憲牌行道卽會同密雲道將祭  
去揭帖并單內各款拘有名見在各犯研審扣  
尅果否加二侵費去來根因實迹務要與

明旨內數目委有確據庶免葛藤前犯贓銀追過若  
干未完若干作何追比原擬罪名作何究改并  
將歷來始末文卷盡數送院查閱限八日內詳  
奪以憑回

奏毋得遲悞未便依蒙關會密雲道轉委遵化縣  
平谷縣會審去後今據該縣申稱遵該卑縣會

同平谷縣看得陳餉司一案初焉收領未明繼  
焉枝節愈多無非欲抹公費之迹擅樽節之名  
以故愈辯揭愈成破綻耳然而事果有真胡可  
飾也且獄貴其初胡容易也據三縣會審時謂  
召買銀內有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係本部陳  
郎中任內節省銀兩因修築董家口橋工捐助  
匠役食費訖各商及本部卷案查証迨移會餉  
司後謂查陳郎中任內節省銀兩呈報過各上  
司底冊內開本司除捐俸及搜括公費前項共

得銀一千二百一十六兩三錢七分恭助

大工橋工脚價外又積出附餘新餉銀四百二十一兩五錢七分五釐又因董家口

欽限橋工緊急行糧不敷挖運薊倉漕米接濟除照部價抵還外照依召買實節省銀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兩三錢四公三釐又搜括節省銀三百二十兩犒恤橋工又軍士橋工浩繁行糧不敷復將七年新到漕米內例有風乾鼠耗米再捐五百石作銀一千二百兩以助修工已上銀

兩俱於太倉庫天啓七年已題未發銀內扣除以故當時覆案一則曰部中案卷可查各犯如出一口應與開豁一則曰捐助之銀雖未經勒取收領而有呈報各上臺原揭具在卽的據也祇緣收領無憑故再四勘讞必提陳郎中一面質耳爲陳郎中者旣不能禁戢商委而使之無尅落之弊又不能清查收領而使之無滋議之端則宜自安溺職輸情服罪查當時解銀何人運米何官與夫餉司底冊大部劄付兩司質對

此案不一披而了然哉夫何欲卸公費之誣輒抹捐助之嫌見初審時張鳳習有揭供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俱在張俊名下使用之語輒曰本職原無捐助又曰此銀當於二弁名下嚴追還官夫據前後覆審俱謂董家口捐助銀米一萬餘計此闔州士民萬耳萬目所共知者今其能掩之乎且橋工緊急璫焰難回不得不行轉助名爲節省卽此公費是也前案昭然一時情事陳餉司其獨忘之乎惟是恨張俊之誤已遂

欲假手以洩忿會不思俊而可以當此耶無論鏗俊之骨不足以結此局卽於情於理亦有非其所宜者今奉憲案再集見在商委虛公研勘卽於九月十五日逐一嚴審張俊執加二扣除之說及詰以兌引三千餘兩合之扣尅之數覺前後不侔而俊乃謂前招召買銀七萬四千兩此兌銀三千餘兩卽其內扣除數也則前後之謬戾見矣及張鳳習執米銀兩項之說爲証乃再詢庫吏庫書林君用陳鯉等俱謂凡有支放



俱眼同商委當堂給發那得如許扣除所捐助者米耳而部扣者實銀合兩項而始有此數而鳳習乃謂卽此是扣除卽此是捐助則銀米之牽捨破矣摠之陳餉司愛節省之名而實失覺察之實故向來一任懸坐今面面相質而覺有犁然者至如呂餉司所開節省銀冊合之公費之數尚少銀五百一十九兩七錢一分二釐則張鳳習初招時謂此銀俱付張俊名下使用前俱未經拈破今審係張俊張鳳習李中耀侵漁

瓜分則此銀仍當於張俊等名下追完補官而其餘屢讞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兩有零應否照數開豁陳餉司既無釐弊之明自難免溺職之愆應否按律科罪兩縣末吏實未敢擅便擬合申詳緣繇到道據此該本道同密雲道於九月二十二日平谷縣適中地方會審得公費一案尚有未明隨駁行遵化平谷兩縣確查去後今據二縣申蒙本道憲牌據詳陳餉司公費一案亦頗明折今本道會同密雲道覆查得銀米

兩項尚未分曉所謂空運漕米照部價抵還外  
照依召買節省銀一萬一千一百餘兩果否在  
召買數內抵省卽果在內則商人所領銀七萬  
四千兩果否除出風乾鼠耗米五百石原係漕  
米羨餘與召買原屬兩項何竟作銀一千餘兩  
奏入召買銀內果否妥當旣稱以上銀兩報部  
扣除而又云捐助橋工是一是二果否的確張  
俊等名下追銀五百一十九兩餘各犯果否帖  
服至捐助收領有無憑據尤當查覈明白種種

疑實難轉詳相應覆審已經密雲道仍委平

谷縣于二十四日星馳赴薊爲此牌仰該縣官  
吏照牌事理卽將以上數款會同平谷縣逐一  
查審務必將公費一萬四千八百之數實有的  
據速審詳報蒙此該卑縣會同平谷縣覆審得  
銀之與米兩者原不可假借而混冒也故初審  
時兩縣亦有不能爲解之疑但據陳餉司認謂  
卽此是捐助卽此是公費而各商亦謂橋工所  
急需者原米也因召買銀不到故暫將漕米空

運後遂照部價抵還仍報部扣留是濟橋者此米而部扣者亦卽此米之銀故屢讞者謂可借以相抵兩縣疑爲應否開豁今細查原委嚴究顛末除張俊等該還五百餘金外其可與開銷者或止是犒卹橋工之三百二十兩與積出新餉之四百二十一兩五錢七分五釐以覓車騾並所謂捐助及搜括公費一千二百一十六兩三錢七分恭助

大工及橋工脚費耳以上三項雖無收領可憑而司冊有據兼以張俊張鳳習亦謂此項原係當堂支發解付橋官朱來收用是實亦似鑿鑿不虛者至如風乾鼠米五百石旣明係羨餘矣誠不得借以充召買也若夫空運漕米報部扣除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兩三錢零在陳餉司執一部劄矢天誓日謂此原係召買內報部除出故部劄亦作四個月軍餉扣訖有何不可抵也者而但漕米節省與加二扣除之說相提並論兩縣終不敢爲之解也故單開未可盡憑而扣

除似不爲無據矣據此兩縣看得節省扣除兩者不可相襲而陳餉司若一身兼而有之夫固謂借此可以益彼也亦孰知其欲益而彌彰矣兩縣未敢擅便總候上裁緣繇到道該本道會同密雲道除奸書奸商中軍需索諸弊前招審明無容再議外覆看得該司陳調鼎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當三縣會審時坐在捐助橋工匠役食費訖乃屢經訊駁屢生枝節終爲疑似之案今據兩縣會審除張俊等侵用認還五百餘

金外惟是犒卹橋工等三項共銀一千九百五十餘兩雖無收領而司冊見在衆口如一則可與開銷者或止此耳乃調鼎執一部劄謂空運漕米內有節省銀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兩報部扣除作正支四個月軍餉卽此可抵夫濟橋者米部扣者亦卽此米所節之銀無論商人召買銀兩不相干涉卽果相涉矣而召買之銀止有此數外有節省始部有扣除旣部有扣除外又安得有捐助今欲兼而有之恐終不能爲調

鼎解也至於風乾耗米五百石明係漕米羨餘  
何得作銀一千二百兩充入此數則又明白易  
見者矣大抵始而借節省之名謂可以蓋公費  
之迹既欲居捐助之實而又不勝牽合之私若  
此則張俊之單雖未可盡憑而張鳳習等之口  
亦不能盡掩所謂枝節愈多破綻愈出者信終  
不能爲調鼎解者也等因十二月十六日又爲  
前事據薊州道兵備僉事左應選密雲道兵備  
僉事孫止孝呈本年十二月二十日蒙撫院劉  
右僉都御史批該薊州密雲兩道呈詳陳餉司  
公費一案緣繇蒙批陳調鼎公費銀一萬四千  
八百兩止張俊侵用犒卹橋工積出新餉捐俸  
搜括

大工橋工銀共二千四百五十七兩九錢四分五釐  
可與開銷其吃運漕米節銀一萬一千一百二  
十二兩報部扣除原與召買無涉安得相抵至  
耗米五百石明係漕米羨餘又何可作銀一千  
二百兩充入此數兩道確之確矣仰候按院詳

行繳又蒙巡按甘御史批二分扣除公費銀一萬四千八百兩與節省空運米無與也此果不待問矣但據詳公費除張俊等侵用三項外尚有一萬三千五百餘兩既不在橋工內用則前銀係克何人私囊該道亦不直截說明語多混混似不欲言者如何回

奏速速再確立等繳又爲非天親審死不甘心事蒙巡按甘御史批據陳餉司告詞前事蒙批此件催

奏甚急薊州道速確詳該本道卽會密雲道仍委遵化平谷二縣確審去後今據兩縣申稱隨卽會同復拘各員犯當面質審陳餉司必不肯認公費之名謂苟有扣尅始叅何以只曰書商始坐贓又何以只曰張俊初案固可查也張俊則謂加二扣除委係實情卽到

御前寧有二說初案不曰意不在俊乎據此會看得此一案也屢駁屢訊亦旣曲盡無遺矣兩縣又奚敢爲餉司留疑竇哉故除張俊等侵用與夫

犒卹橋工三項外所謂空運漕米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兩三錢四分三釐風乾耗米之一千二百兩共合銀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兩三錢四分三釐既係米也不可以抵銀則此銀不用之

公家必歸之私囊餉司卽呶呶置辯語及此恐百喙不能以自贖矣但伊有非天親審死不甘心之語應否出自上裁緣跡到道據此隨該本道同密雲道會看得陳餉司一案初次招以謂捐

助橋工而餉司不認今查捐助者未扣除者銀餉司欲認而不能然總此一項銀兩既未用之公家必定歸之私囊前詳語涉委婉意自直捷非敢爲餉司留疑竇也等因在卷會彙候題間四年四月初二日據密雲道孫止孝呈據密雲縣會同管餉廳申蒙本道案驗蒙按院批該本道呈據密雲平谷二縣申稱蒙本道案驗蒙按院批本道呈蒙撫院劉右僉都御史案驗爲朋奸受賄等事備仰本道遵照

明旨內事理卽將犯官陳調鼎

奏辯事情一併勘明確詳報院以憑具

奏等因又蒙按院甘御史案驗同前事蒙此案仰  
本縣卽將發去陳調鼎

奏辯一案會同平谷縣并薊州道委官備查先後  
始末情節一併勘議妥確火速詳報以憑會酌  
轉報等因蒙此遵該密雲縣知縣秦世英會同  
平谷縣知縣劉明彥將一千犯人提至三河公  
同研審會看得陳餉司一案屢經勘訊似無遁

情而乃疏辯不休及查董家口橋工原詳可與  
開銷者止是捐俸搜括犒卹三項共銀一千九  
百一十九兩其云節省新餉一萬一千一百二  
十餘兩委係空運漕米與前撫所參加四扣除  
之銀絕不相干彼欲着落何處餉司始焉妄意  
可借以相抵也至奉

旨駁查收領自知銀米不合茫無以應維時卽欲相  
抵而勢有所不能餉司分解捏叅被害之諸商  
何無一言也耶其云張俊指詐公費一萬四千



八百兩前薊道賄脫獨不思加四扣除之銀俊等已奉

旨追贓分別徒杖而此二分公費明明屬餉司項下誠有如前案所云意不在俊者是也而欲盡坐之俊等以卸已贓此實難已無論俊不甘心欲質之

御前卽據商人張鳳習口供俊復認銀五百一十九兩明爲代包共扣除公費銀兩揭單不爲無據至稱前薊道賄脫憑誰過付而再三誑撻問官嗷嗷展辯前後卷案見在燎然可查也然則爲餉司計必欲曲徇面情聿番前案而後爲不砌謊不欺

君乎恐當此

功令森嚴之日承問卽甚愚昧縱欲瞻徇而亦有所不敢已事關奏

請兩縣未敢擅便擬合申詳緣繇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陳調鼎一案先該薊州道與本道會勘已明原非苛求于調鼎今復妄行

奏辯無非欲翻前案以卸已罪孰知諸商之活口  
難塞單揭之贓蹟安移况既經密雲平谷二縣  
覆勘詳確斷難撓法以徇情事干回

奏本道未敢擅便原繇呈詳巡按甘御史蒙批據  
陳調鼎力辯以爲公費一萬四千餘兩非侵入  
已亦非捐助橋工乃是中軍張俊指詐有原招  
在該道仍提張俊來與鼎面質有無原招以服  
其心此繳速速再查劄中有罪撫著腹書朱絃  
騙商不遂捏參餉司并賄屬前道徐兵備通回

駁招等情詳中尚未查審有無虛實不便回

奏速確覆詳蒙此合再駁審爲此案仰本縣官吏

照案事理卽便關會平谷縣速查陳調鼎所辯

逐一確詳報道以憑立等轉報等因蒙此該密

雲縣知縣秦世英關會平谷縣會同覆審問平

谷縣聞報丁艱訖又承准密雲管餉張通判故

牒蒙本道憲票同前事仰廳卽將陳餉司一案

會同密雲縣作速覆勘明確具繇詳道以憑酌

報等因到廳故牒到縣承此移關遵化縣提解

朱絃并一千人犯去後隨准回關並無朱絃止  
將張俊張鳳習等一千人犯關解到縣該密雲  
縣知縣秦世英卽會同管餉通判張顯謨公同  
訂于三月二十二日在密雲地方行提張俊張  
鳳習等與陳餉司當堂面質據張俊執稱公費  
銀兩原招稱俊指詐因係俊經手致蒙懸坐卽  
蒙薊州道徐兵備當堂審明駁批可查原無賄  
屬情弊及審張鳳習供稱并不知朱絃踪跡原  
無詐騙各商情繇又據陳餉司執稱初招原稱

張俊指詐乞查原招等情據此該職等備查初  
審招內有更可異者張鳳習開稱共銀一萬四  
千八百兩俱交張俊公費之語是初招委坐張  
俊名下蒙薊州道駁批供係捐助橋工抵飾前  
項逐一會審明白會看得陳餉司一案不啻再  
三細鞫而愈鞫愈辯迺扣留公費銀一萬四千  
餘兩中軍張俊與商人張鳳習面質且揭單鑿  
鑿可據餉司止以原招未入爲解殊不知當日  
以賍歸俊正借俊爲餉司地也俊之不服前招

猶餉司之不服後招也且未有以中軍未弁尚  
侵多金而餉司爲獨不染指衆商始終力嚙餉  
司非盡張俊之指詐明矣至云掬參係騙商之  
朱絃今已不可踪跡然商人活口具在又何不  
一訐朱絃之奸而止供餉司不休乎况乎行賄  
改脫杳無憑証前薊道駁查案卷可查爲餉司  
非爲俊也而嘒嘒詆誣以卸已贓更欲益而彌  
彰矣公費一項著于餉司亦何說之辭原繇申  
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陳調鼎假公費之名

扣剋召買銀一萬四千八百兩前撫疏參奸胥  
奸弁而不及調鼎者猶然瞻徇情面也前薊道  
原招初審稱係張俊名下使用本欲併公費名  
色一槩抹殺使調鼎不失爲清白吏耳後因張  
俊不甘衆口沸騰再行駁審又改爲捐助橋工  
謂雖有公費未克私囊復爲調鼎留一餘地前  
後招情其所以爲調鼎謀者蓋無所不至矣至  
于捐助者米扣剋者銀前道未暇慮及故以周  
旋成其疎漏耳而調鼎尚嘒嘒謂受賄移贓原

招可查今備查原招且嚴審張鳳習等咸云前  
銀俱交張俊作公費不識么曆卑弁何有如許  
之公費况有公費之原揭與俊之活口見在如  
紫金佛助逆祠果俊之公費乎抑調鼎之公費  
乎屢經面質非比懸擬反覆講張以畱翻案不  
亦難乎至朱絃鴈商不遂掇叅賄屬本役或逃  
或亾無可踪跡使絃果有鴈商實惡衆商不知  
如何切齒何至今竟無一言及之耶賍多罪夫  
調鼎不得不置辯其奈情已真而事難飭何地  
等因到臣除奸書胡雲所奸商張鳳習等賍銀  
另

奏外會稿到臣臣謹會同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  
劉可訓看得陳調鼎一案其召買透發銀二萬  
九千兩內以歲歉增價給商一萬一千兩又以  
陶監馬匹草料給價一萬八千兩卽有浮冒奸  
書奸商業已坐賍擬罪于調鼎可無苛求矣惟  
是扣剋召買銀一萬四千八百兩始以捐助橋  
工爲辭及屢經覆覈除張俊等侵用認還五百

度支奏請  
十九兩七錢一分二釐外其有司冊見在可與  
銷美者惟犒卹橋工積出新餉捐俸撥括三項  
共助工銀一千九百五十七兩九錢四分五釐  
耳此外如空運漕米節省銀一萬一千一百二  
十二兩三錢四分三釐調鼎執有部劄謂報部  
扣除作正支四個月軍餉然部有扣除矣調鼎  
又從何處有捐助至風乾耗米五百石明屬漕  
米羨餘又何以作銀一千二百兩充入召買扣  
剋之數細勘前後情節

明旨煌煌董家口橋工有何收領可據已實染指而  
惟叩

閻展辯語侵問官真不能爲調鼎解矣再道縣屢提  
張鳳習張俊等與陳調鼎對質其于受賄移贓  
一節實屬裝詆卽朱絃免脫無踪各商向無一  
言及絃則礪尙規參一節皆調鼎揣摩之詞耳  
等因崇禎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覆議具奏欽此又該順天巡撫劉可訓題  
爲朋姦受賄撥贓砌謊欺

君殺命懇乞

聖斷直行原籍籍沒家產立白竒寃事等因本年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呈奉堂批新舊兩餉司貴州司會議題覆奉此會議間續奉本部送戶科抄出陳調鼎奏爲初招逋朦隱匿節省翻致脫贓懇乞

聖明召對原問之臣公同面讞并查孤臣宦籍以昭亘古竒寃事內稱司餉僅二十月痛章召買公費節省十萬有竒耗銀耗米作正支銷又附餘米三千六百石貽後任抵軍餉二千五百九十兩追商給軍軍無一譁內監陶文查餉本鎮毫無浮議蒙

恩陞任已經半載王應豸劾軍激變先以騙商不遂參商浮冒奉

旨勘問各役多贓惟中軍張俊指騙獨甚比臣在籍疏辯尚疑一年內俊騙未必如許及赴薊面質纔查有三縣原招實據張鳳翥等衆商一口供

質張俊倚勢中軍容易詐騙又不合指稱本官  
取用公費名色向衆商陸續騙銀一萬四千八  
百兩入已侵用訖此初招之詞迅雷不及掩耳  
所以言悉繇衷統計俊任三年有餘致有陸續  
指騙贓多罪重將臣節省銀米營求改助橋工  
三縣仍回詳解銀何役收管爲誰批廻何在昭  
然鉄案也乃欺臣四千里外竟改招朦朧脫贓  
計不可售復買通張鳳習轉口捏單不知據改  
捐助矣而單之餽遺者又何物乎一虛百虛不  
待辯而自明者况臣苦心節省一一報存太倉  
何肯扣尅商銀費之無用俊惟矚臣痛革公費  
因而得以肆其指騙臣惟家徒四壁止有疏

請籍沒以表素履今俊家寧止百倍臣者請卽籍沒  
其產以明指騙不虛據捐助一案將臣任內節  
省銀米牽抵張俊屢年指騙而牽抵處不覺敗  
露所以撫按勘詳謂節省報部扣除何處又有  
捐助羨餘米僅五百石何以作銀一千二百兩  
二語已極簡明不知報部扣除臣之事也而捐



助則俊之謊言五百之米臣所有也而作銀一千二百兩則俊之捏造以俊捏作謊言應問俊取收領而反出俊之有入臣之無是臣之節省銀米適足爲俊利而反自貽其禍也今奉旨着該部再行虛公研核仰見

皇仁如天普照覆盆但臣所節省反脫俊賍該部又安知有三縣原招哉然薊道能藏匿者招而不能埋沒定招之官今臺臣張星卽係原問官伏乞

皇上立召一問果否衆商初招張俊指騙漕米節省萬千是誰指作公費耗米五百石是誰作銀一千二百兩是誰更改原招捏符捐助橋工再請集九卿科道公同面讞誰敢贍徇情面等因本年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陳調鼎侵餉事情已經撫按勘奏自當靜聽該部覈議何得屢疏瀆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一併看議具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薊州原任餉司今革職陳調鼎侵餉

度支奏議  
一案該撫按道縣鞫問駁審者屢矣詳閱爰書  
俱不能爲調鼎寬而調鼎兩疏叩

聞嗷嗷不休也

皇上命臣部覆議夫臣部所憑者惟文案耳查薊鎮  
每季召買二萬兩調鼎任內透發二萬九千兩  
一以歲款增價給商一萬一千兩一以陶監馬  
匹料草給銀一萬八千兩撫按疏稱屢訊已明  
可無苛求又奸書胡雲所等奸商張鳳習等應  
追贓銀三萬一千七百餘兩前招已明見在追

贓不煩再議矣惟調鼎扣除公費銀一萬四千  
八百兩尚執有詞但調鼎所稱節省新餉一萬  
一千二百二十二兩零原係空運漕米節省之  
價查劄發底簿臣部於每月應發餉內扣除銀  
二千八百兩四個月扣完是實至所云加二扣  
除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又在各商召買價值  
之內乘時估之太高遂染指以爲利與空運漕  
米了不相涉也前道徐從治招繇謂扣除公費  
銀一萬四千八百兩初坐張俊意不在俊續以

如許金錢而懸坐一人恐後來難以結局於是尋出捐助牽合節省爲兩解出脫之地而橋工原止用米則前銀之收領絕無據也及調鼎到官則又止認節省不認公費并不認橋工之捐助後果簡出卷案橋工用米而非捐也扣除在銀而非米也於是調鼎雖欲扯東補西而勢有所不能矣細查審詞在兩縣則曰節省扣除兩者不可相襲而陳餉司若一身兼而有之夫固謂借此可以益彼孰知其欲益而彌彰矣在兩

道則曰濟橋者米部扣者亦卽此米所節之銀無論商人召買銀兩不相干涉卽使相涉矣而召買之銀止有此數外有節省始部有扣除既部有扣除外又安得有捐助今欲兼而有之恐終不能爲調鼎解也在巡按御史則曰二分扣除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與節省空運米無與也此果不待問矣凡茲皆此事之確案也而調鼎辯疏乃引撫按會疏云部既有扣除矣調鼎又從何處有捐助爲解不知撫按疏語卽兩道

度支奏議  
之語也明謂扣銀用米原不相干侵冒捐助終  
難混賴非以此語爲調鼎出脫地也况撫按原  
疏又有已實染指而惟叩

闡展辯語侵問官等語豈尚有疑似未晰者乎就一  
萬四千八百兩內惟有張俊認還五百一十九  
兩零與犒卹橋工三百二十兩積出新餉僱募  
車驟四百二十一兩零又助

大工及橋工腳價共搜括一千二百一十六兩零此  
則以

公家之財還爲

公家用尚可借以開銷共除二千四百餘兩耳此  
外尚欠一萬二千三百餘兩似當卽於調鼎名  
下追補者也蓋當鎮監用事之時正賄賂公行  
之日張俊所執使用一單必非無據卽非盡屬  
充囊而實與充囊者無以異矣調鼎居心不淨  
冒破頗多而猶襲鋪張之故智沽節省之美名  
卽如風乾鼠耗米五百石明屬羨餘而猶云節  
省一千二百兩則諸云節省者皆此類也先是

王應豸具叅於陞後猶嫌投鼠徐從治改招以  
移坐豈遽染羶而調鼎專以受賄砌謊展辯欲  
脫已而累人復清已而濁人亦太不恕矣臣部  
典在錢穀清覈摘發乃其職掌雖蜂蠶有毒而  
臣未敢別有瞻徇也惟是張俊與調鼎陰陽表  
裏收受公費就中有無支銷明白亦惟兩人知  
耳今調鼎曰張俊指騙也張俊曰調鼎推卸也  
此必兩造具備而後定而問刑非臣部事也且  
撫按屢審具

奏而調鼎不服至

請再召原問臺臣一問又

請九卿科道面獻則非臣部所能臆決也合無仍行  
勅下撫按或刑部衙門查照前後招情并提張俊張  
鳳習等面質詳審虛公擬議非入調鼎卽坐張  
俊務得確情以服其心

聖明在上鬼神在旁要在期於麗法稱情庶張俊庾  
死無怨言而調鼎禁錮有餘甘也臣等曷勝悚  
仄待

命之至

崇禎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具

題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案屢經讞鞫証雖明尚多瞻顧陳調鼎卽  
着錦衣衛拏解來京研審併拘張俊張鳳習質確  
具奏該衙門知道

